

LUXING YU TANXIAN JINGDIAN WENKU



—GUFA CHONGYANG—

孤筏重洋

【挪威】托尔·海尔达尔 著 朱启平 译



重庆出版社



LUXING YU TANXIAN JINGDIAN WENKU



—GUFU CHONGYANG—

孤筏重洋

【挪威】托尔·海尔达尔 著 朱启平 译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孤筏重洋 / (挪) 海尔达尔 著; 朱启平 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5.5

书名原文: The “Kon-Tiki” Expedition

ISBN 7-5366-7173-3

I. 孤 ... II. ①海 ... ②朱 ... III. 长篇小说 - 挪威 - 现代

IV. I53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22213 号

The Kon-Tiki Expedition by THOR HEYERDAHL

Copyright © Gyldendal Norsk Forlag AS 1948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Gyldendal Norsk Forlag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5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版贸核渝字 (2005) 第 26 号

孤筏重洋

The “Kon-Tiki” Expedition

[挪] 托尔·海尔达尔 著

朱启平 译

责任编辑 陈小丽 姚琦 (特约)

封面设计 鱼羽图文设计咨询

技术设计 鱼羽图文设计咨询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市长江二路 205 号)

凯基印刷 (上海) 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1270 1/32

印张 8.5 字数 205 千

版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5366-7173-3/I · 1295

定价: 28.00 元

【译者前记】

《孤筏重洋》一书，原名《康提基》(Kon-Tiki)，是一部描述科学探险的纪实性作品。作者是挪威中年学者托尔·海尔达尔(Thor Heyerdahl)。他原来是研究动物学的，但当他在太平洋中的波利尼西亚群岛上调查研究时，却从那里的文物遗迹、民间传说以及太平洋上的风向潮流等方面，发现了种种迹象，使他认为群岛上的第一批居民，是在5世纪从南美洲漂洋去的。

但是当时南美洲人的文化，还处在石器时代，海上交通工具只有木筏，没有船。因此，许多科学家认为他的说法不对，最简单的原因是：人类不可能乘木筏横渡太平洋，安抵彼岸。

海尔达尔却坚决相信自己的见解是对的，木筏是可以横渡太平洋的。为了证实他的理论，他排除了千百种困难，约了五个同伴，完全按照古代印第安人木筏的式样，造了一只木筏，在1947年4月从秘鲁漂海西去。他们经受了各种生活上的磨难，战胜了惊涛骇浪，遭到很多次令人毛骨悚然的险遇，也经历了许多奇趣横生的境界，终于在三个多月后，横渡了四千多海里的洋面，到达波利尼西亚群岛的岛上。至于“康提基”，那是人名，也是神名，原是传说中第一批到达波利尼西亚的人群的领袖，海尔达尔他们的木筏也以之命名。

这是一次震惊世界的木筏远航，被公认为当代最勇敢的

壮举之一。海尔达尔的理论是否正确，是另一个问题，他这样为了科学上的真理，不顾一切，不惧艰险，勇往直前的精神，无论如何是值得我们钦佩的。书中的六个人物各有鲜明的特点；对海洋上航行时的各种场景、大小鱼群、心理感受的描写，栩栩如生，趣味盎然，细致感人。

本书自从1950年第一次出版后，接连再版了十五次，又出了许多别的版本，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引起异常广泛的注意。世界各国出版这部作品的有美国、奥地利、巴西、丹麦、芬兰、法国、英国、希腊、荷兰、冰岛、印度、以色列、意大利、日本、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瑞士，还有苏联和东欧诸国也有译本。相信广大读者会随着作者的筏木木筏一同体验大海，领略太平洋及其岛屿的异国风光美景。

朱启平



目录

译者前记

第一章 一个理论.....1

第二章 远征实现了.....15

第三章 到了南美.....41

第四章 横渡太平洋（一）.....75

第五章 半途.....107

第六章 横渡太平洋（二）.....147

第七章 驶到南海群岛.....191

第八章 和波利尼西亚人在一起.....227



LUXING YU TANXIAN JINGDIAN WENKU



—GUFA CHONGYANG—

第一章 一个理论



有时你会发觉自己的处境异乎寻常。你是逐步地、十分自然地走进去的，一旦置身其中，你突然惊奇起来，质问自己究竟怎么会弄到这一步田地。

举一个例子，假如你和五个同伴、一只鸚鵡坐着一只木筏漂海，那迟早难免有一天早上你在海上醒来，开始这样思想了。

就在这样的一个早上，我坐着，在露水浸透的航海日记上写道：

——5月17日。挪威独立纪念日。海面汹涌。顺风。我今天当厨师，发现甲板上有七条飞鱼，竹屋顶上有一条乌贼，陶斯坦睡袋里有一条叫不出名字的鱼……

铅笔写到这里停住了，这思想就插进来了：这实在是一个古怪的5月17日，真的，把什么都算上，也是最特别的生存状态。这一切究竟是怎样发生的？

如果我转向左看，我看到一望无际、蓝色的大海，嘶嘶作响的浪涛就在身边滚滚而去，永无止境地追逐总在后退的地平线。如果我转向右

看，我看到竹屋里面，日影纵横，一个长胡子的人仰卧着读“哥德”，他赤着脚，脚趾很谨慎地伸在竹屋的矮屋顶的格子里。这怪模怪样的小屋是我们大伙的家。

“班德，”我说道，一边说一边推开那想要栖息在航海日记上的绿鹦鹉，“你能告诉我吗？我们怎么会干上这样的事？”

“哥德”沉到大黄胡子底下了。

“我知道才见鬼呢，你自己最明白。这是你的倒霉主意，但是我觉得这主意真不坏。”

他把脚趾向上移了三格，继续专心看“哥德”。小屋外面甲板上，另外三个人在火烧般的太阳下工作。他们都半裸体，肤色棕黄，长着长胡子，背上盐水晒成一条一条的，看上去他们一辈子没有干过别的，只是在太平洋上漂浮着木筏向西去。艾立克从窟窿里爬进来，手里拿着他的六分仪^①和一叠纸。

“西经 $98^{\circ}46'$ 又南纬 $8^{\circ}2'$ ——从昨天起一天航行顺利，伙计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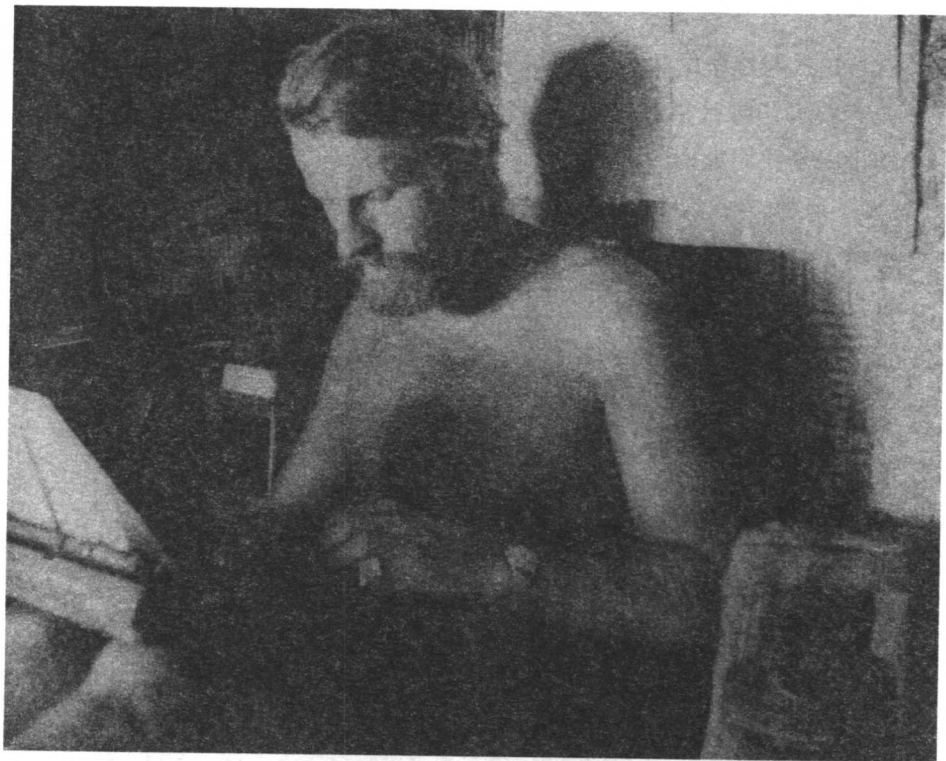
他拿起我的铅笔，往挂在竹墙上的海图上画了一个小圈。小圈一连有十九个，从秘鲁沿岸卡亚俄港一直弯过来。这小圈是画在十九个小圈的顶端。赫曼、纳德和陶斯坦也兴冲冲地爬进来，看这新画的小圈。这表明我们比上一个小圈距离南海群岛更足足近了四十海里。

“小伙子们，你们知道吗，”赫曼骄傲地说道，“这意味着我们离开秘鲁海岸已有八百五十海里了？”

“我们到达最近的海岛，还得走三千五百海里。”纳德谨慎地接着说道。

“说得精确些，”陶斯坦说，“我们是在海底之一万五千英尺，月

① 在海上计算经纬度的仪器。



就在这样一个早晨，我坐着，在露水浸透的航海日记上记录着我的思想。

这实在是一个古怪的5月17日，把什么都算上，也是最特别的生存状态。这一切究竟是怎样发生的？

亮之下几英寻^①。”

现在我们都明确地知道了我们是在哪里，我也能进一步猜测为什么我们会到这里。鹦鹉浑不关心，只想和航海日记打交道。海还是这样圆，这样被天空覆盖着，蓝上加蓝。

① 一英寻等于六英尺。

这整个件事可能是从去年冬天开始的，在纽约博物馆一间办公室里。或者这事早十年就开始了，在太平洋中马克萨斯群岛的一个小岛上。除非东北风把我们更向南吹向塔希提岛和土阿莫土群岛，说不定我们就在这个小岛上登陆。在我心目中，我能很清楚地看见这小岛，岛上锯齿般的、赭色的山峦，顺着山坡一直长到海边的绿色丛林，沿着海岸的修长的椰子树在等待着、摇曳着。这小岛名叫法图黑伐；在它和我们之间没有陆地，它距我们有千百海里，我们要漂过去。我看见那狭窄的奥亚山谷，一直延伸到海滩边；我记得非常清楚，我们怎样一晚又一晚，坐在那静寂的海滩上，一同眺望这片无边无际的海洋。那时伴同我的是我的妻子，不是现在长大胡子的海盗们。那时我们是在搜集各种各样的生物，和一种已经灭绝了的文化的石像和其他遗物。

我完全记得，特别有一个晚上：那文明世界似乎变得不可捉摸地遥远、虚渺。我们在这岛上已经住了将近一年，是那里仅有的白人；我们决心放弃文明社会的好东西和与之俱来的坏东西。我们住在一间篷屋里，这屋是自己动手盖在海边椰子树下的木桩上的；我们吃的就是热带森林中和太平洋里出产的东西。

就像往常一样，在那一天晚上，我们坐在月光下的海滩上，面前是海。我们心神清醒，胸中充满了环绕着我们的浪漫景色，不放过任何印象。我们鼻孔中装足了茂密的热带森林的香气和海水的咸味，静听风吹树叶和椰子树尖梢的沙沙声。每隔一定的时间，巨浪从海中直涌上来，把其他的声音都淹没了。巨浪冲上陆地，水花四溅，然后在岸边的卵石中分裂为一圈圈的泡沫。海水在千万块闪耀的卵石间咆哮着、轰响着、低鸣着，一直到后来撤退了，去结集力量，准备对这不可征服的海岸发动新的攻击，一切才都又安静下来。

“这很奇怪，”我的妻子说道，“在岛的另一面从来没有像这样的

浪潮。”

“没有，”我说道，“但是这边是迎着风的一面，在这边，海水总在冲击。”

我们还坐在那里欣赏着海。这海似乎总要表明，它是从东方翻滚而来的。是那永久不变的东风，贸易风，搅扰了海面，把它挖起来，滚向前去，滚过东方的地平线，滚到这里的岛上。在这里，海水的不断的前进，最后被悬崖和礁石所击破了；而那东风，径自上升，越过海岸、森林和山岳，没遮没拦地继续西进，从这个岛到那个岛，直奔日落之处。

因此，从开天辟地以来，海洋的巨浪和高空的云堆，就总滚过这同一的东方地平线。到达这些岛上的第一批当地人很知道这情况，现在岛上的居民也知道。能远飞的海鸟，每天出去捕鱼总是向东飞，到晚上肚子装饱了，翅膀飞累了，就随着东风回来。就是树木和花卉，也完全依靠东风带来的雨水，一切菜蔬也都依靠它生长。我们坐在那里的时候，心里知道，在远远的东方地平线之下，云堆从那里升起的地方，便是南美洲开阔的海岸。小岛和南美之间没有别的，只有四千英里的大海。

我们注视着飘动的云堆和朦胧月光中起伏的海，静听一位老人说话。他半身赤裸，蹲坐在我们前面，俯视着一小堆冒烟的营火的余烬。

“提基，”老人轻轻地说道，“他是神又是领袖。是提基带我们的祖先到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些岛上来的。在这以前，我们是住在海那边的一个大国里的。”

他用一根树枝拨动炭火，不让它熄灭。老人坐着在想。他向往古代，对古代有浓厚的感情。他崇拜他的祖先和祖先的事业。祖先事业延绵不绝，可以追溯到神的时代。他盼望和祖先恢复一脉相传



的关系。老人台德塔是法图黑伐岛东岸已经灭绝了的种族的仅存者。他不知道他年纪多大了，但是看他那皱纹满布、棕黄坚韧的皮肤，就好像曾被风吹日晒了一百年似的。他是这些岛上少数几个人之一，这几个人还记得并且相信他们父亲和祖父讲的、关于太阳之子——波利尼西亚人伟大的领袖兼神人提基的神话故事。

当天晚上，我们回到盖在木桩上的小屋里，爬上床，老人台德塔说的关于提基和岛上居民的老家在海那一边的故事，总是在我脑海里萦绕。我听到远处浪潮隐隐的吼声，这声音像是远古时代传来的，在那黑夜中，像是有什么话要说。我睡不着。好像时间已经不存在了，好像提基和他率领的水手们刚刚在海滩上潮水中登陆。突然间我有了一个想法，我对我妻子说道：“你有没有注意到，热带森林中提基的大石像，很像南美已经灭绝了的文明时代所遗留下来的整块石像？”

我肯定地觉得，巨浪的吼声传来了赞同之意。然后，巨浪缓缓低落下去了，我也睡着了。

说不定这整个事情就这样开始了。不管怎样，因此就发生了一连串事情，最后是把我們六个人和一只绿鹦鹉放在南美洲海外的一只木筏上。

我记得，当我回到挪威，把从法图黑伐带回来的装着甲虫和鱼的玻璃瓶交给大学动物博物馆的时候，我是怎样震动了我的父亲，吓坏了我的母亲和我的朋友们。我想不再研究动物，而钻研原始民族。南海上没有解开的神秘让我激动。这一定要有一个合理的答案。我下定决心，要查出神话中的英雄提基的究竟。

在以后的几年中，巨浪和热带森林中的遗迹成了一种遥远的、虚无的梦，这梦成为我研究太平洋上各民族的背景和附属品。虽然原始人的思想和愿望是很难由一个书斋里的学生来正确判断的，但

是那学生凭借图书馆的书架子，就能比现代任何一个出门的探险家旅行的时间更长些，地区更广些。科学的著作，最早时期探险的记录，欧洲和美洲博物馆里无穷尽的收藏品，供应了丰富的材料，我可以用来解决这个谜。由于白人在发现南美洲后首先到达太平洋上诸岛，从事各方面科学研究的调查者，已经搜集了无数关于南海居民和居住在他们附近的人民的材料。但是关于这些孤岛上的居民的起源，以及为什么这一种族只遍布在太平洋东部所有的孤零零的小岛上，却一直没有任何一致的意见。

当第一批欧洲人终于冒了险，横渡这海洋中最伟大的海洋，他们惊奇地发现：就在大洋之中，有若干山峦起伏的小岛和平面的珊瑚礁，岛与岛之间，岛与世界上其他地区之间，大都隔着广阔的海洋。而且每一个岛上都已有人居住，这些人比欧洲人早来，身材高，面貌漂亮。他们带了狗、猪和家禽到海滩上来欢迎欧洲人。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他们使用的语言，别的种族都不懂。白人老着脸皮自称为这些海岛的发现者，然而他们却发现在每一个有人烟的岛上，都有开垦了的土地、村庄、寺院和小茅屋。在有些岛上，他们还发现古老的尖塔、铺平的道路、四层楼高的雕刻石像。但是对这全部的神秘情况，却没有解释。这些人是什么人？他们是从哪里来的？

谁都可以保险说，对这些谜的答案之多，几乎和研究这问题的著作的数目相等。各方面的专家曾提出各不相同的解答，但是这些见解，后来往往被在另一方面钻研这问题的专家，以合乎逻辑的辩论驳倒了。马来亚、印度、中国、日本、阿拉伯、埃及、高加索、阿特兰提斯岛，甚至于德国和挪威，都曾郑重其事地标榜为波利尼西亚人的祖国。但每次都出现了带有决定性质的阻碍物，结果是把整个问题再度投入熔炉。

科学停步的地方，想像力开步走了。复活节岛上神秘的整块石像，

这极小的岛上的其他一切不明来历的遗物，是处在最靠东方的太平洋群岛和南美洲海岸之间。这情况，引起了各种各样的猜测。许多人注意到，复活节岛上发现的东西，在很多方面和南美洲史前文化遗物相似。说不定以前海上有陆地相通，而后来陆沉了？说不定复活节岛，以及南海上有着同样遗物的其他所有的群岛，是一片沉没了的大陆露出海面的残尖？

在普通人中间，这是一个很流行的理论和可以接受的解释，但是地质学家和其他的科学家并不同意。尤其是动物学家，从研究南洋各岛的昆虫和蜗牛中，就能很容易地证明：从人类有史以来，这许多岛的情况就像今天的那样，彼此完全隔绝，也和周围的大陆完全隔绝。

因此，我们可以绝对肯定地了解到：原来的波利尼西亚人一定在某一时期，不管他们是否出于自愿，曾漂流到或者行驶到了这些遥远的岛上。更仔细地观察南海的居民，就能发觉，他们的到来，不会是很多很多个世纪以前的事。因为，虽然波利尼西亚人散布在海上的居住区域比整个欧洲还大四倍，但是他们并没有在各个岛上发展各自不同的语言。从北边的夏威夷到南边的新西兰，从西边的萨摩亚到东边的复活节岛，相去都是好几千海里，但是所有这许多彼此隔绝的居民，却使用同一语言的方言，我们称这种语言为波利尼西亚语。

当地人在复活节岛上保存了几块木板，上面有不可辨认的象形文字，他们自己和其他任何人都不认识。除此之外，所有的岛上都不知有文字。但是他们有学校，校中最重要的事是诗意般的历史教育。在波利尼西亚，历史和宗教是二合一的事。当地人是祖先崇拜者，他们崇拜他们已去世的领袖，一直崇拜到提基的时代，至于提基本人，他们说他是太阳之子。

几乎在每个岛上，有学问的人都能历数各岛的领袖的姓名，一直数到岛上初次有居民的时候。为了帮助记忆，他们常用绳子打上一套复杂的绳结，就像秘鲁的印加印第安人做的一样。现代的科学曾从各个岛上搜集了当地所有的家谱，发现在姓名上和世代的数目上，彼此的相同，达到惊人的一致程度。将波利尼西亚人的世代平均每代以二十五年计算，便能发现在约公元 500 年前，这些南海岛上是没有人的。后来一直迟到公元 1100 年，还有另一支移民，也到达这些岛上，这是可以从岛上一种新的文化浪潮，一连串新的领袖的名字中看出来的。

这些后来的移民是从哪里来的？似乎难得有几个调查研究者考虑到这一决定性的因素：这样迟才到这些岛上的人是石器时代的人。这批航海者虽然有他们的智慧，在其他各方面也有着惊人的高度文化，但是在他们足迹所及的岛上，遍布着他们带来的某种石斧和若干其他有石器时代特征的工具。我们一定不能忘记，除却一些居住在原始森林中与世隔绝的人，以及若干落后民族，在公元 500 年或 1100 年间，全世界的文化，没有一处的生产力还停留在石器时代，惟一的例外是新大陆。在那里，直到被发现时，就是在最高的印第安文化时期，最低限度还完全不知道用铁，而是用着像南海岛上所用的，同一式样的石斧和石制工具。

这样的印第安文化群体，是波利尼西亚人最近的东邻。在西邻居住的尽是黑人的远亲：澳大利亚和美拉尼西亚的黑皮肤原始居民。离开他们更远的是印度尼西亚和亚洲的海岸，那里的石器时代早过去了，说不定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都过去得早。

于是我的猜测和注意越来越离开旧大陆——很多人在旧大陆上搜寻过而一无所得——转到已知和未知的美洲印第安人文化方面，在这方面至今还没有人重视过。而在正东最近的海岸上，今天那里